

集文散殊曼

著 殊曼蘇

版出局書華開

燕子龕隨筆

英人詩句，以師梨最奇詭而兼流麗。嘗譯其含羞草一篇，峻潔無倫，其詩格蓋合中土義山，長吉而鎔冶之者。曩者英吉利蓮華女士以師梨詩選媵英領事佛萊蕉於海上，佛子持貺蔡八，蔡八移贈於余。太炎居士書其端曰：『師梨所作詩，於西方最爲妍麗，猶此土有義山也。其贈者亦女子，展轉移被，爲曼殊閣黎所得。或因是懸想提維，與佛弟難陀同轍，於曼殊爲禍爲福，未可知也。』

作寒山圖。錄寒山詩曰：

閑步訪高僧

煙山萬萬層

師親指歸路

月挂一輪燈

廢寺無僧，時聽墮葉，參以寒蟲繼續之聲。乃憶十四歲時，奉母村居，隔鄰有女郎手書丹霞詩箋，以紅線繫蜻蜓背上，使徐徐飛入余窗，意似憐其跼蹐也者。詩曰：

青陽啓佳時

白日麗陽谷

新碧映郊坰

芳蕤綴林木

輕露養篁榮

和風送芬馥

密葉結重陰

繁華繞四屋

萬彙皆專與

嗟我守螢獨

故居久不歸

庭草爲誰綠

覽物歎離羣

何以慰心曲

斯人和婉有儀，余曾于月下，握其手。

世說：南陽宗世林與曹操同時，而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操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香山句云：『乃知擇交難，須有知人明。莫將山上松，結託』

水上萍

譚嗣同寥天一閣文奇峭幽潔古意兩章有絃外音曰

鱗鱗日照鴛鴦瓦

姑射仙人住其下

素手閑調雁柱箏

花雨空向湘絃灑

六幅秋江曳畫縵

珠簾垂地暗香凝

春風不動鞦韆索

獨上紅樓第一層

嘗聞仁山老居士言：『嗣同頂甚熱，嚴冬亦不冠云。』

寄劉三白門二絕句

玉砌孤行夜有聲

美人淚眼尙分明

莫愁此夕情何限

指點荒煙鎖石城

生天成佛我何能

幽夢無憑恨不勝

多謝劉三問消息

尙留微命作詩僧

『山齋飯罷渾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境不足爲外人道矣。

余年十七，住虎山法雲寺。小樓三楹，朝雲推窗，暮雨捲簾，有泉，有茶，有筍，有芋。師傅居羊城，頻遣師兄饋余糖果糕餅甚豐。囑余端居靜攝，毋事參方。後辭師東行，五載，師傅圓寂，師兄不密行脚何方，剩余東飄西蕩，忽忽八年矣。偶與燕君言之，不覺淚下。

豔女皆妒色

靜女獨檢蹤

任禮恥任妝

嫁德不嫁容

君子易求聘

小人難自從

此志誰與諒

琴絃幽韻重

此孟郊靜女吟也。今也吾國長婦妬女，皆競侈邪，又奚望其有反樸還淳之日哉。

昔人賣子句云：

生汝如雛鳳

年荒值幾錢

此行須珍重

不比阿娘邊

又女致母詩云：

挑燈含淚疊雲箋

萬里緘封寄可憐

爲問生身親阿母

賣兒還剩幾多錢

二詩音節哀亮，不忍卒讀。昔陶淵明遣一僕與其子，兼作書誡其子曰：「此亦人子，須善遇之。」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也。記朱九江先生絕句云：

新茶煮就手親擎

小婢酣眠未忍驚

記否去年扶病夜

淚痕和藥可憐生

風致灑然。

明末有童謠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不圖今日滬上所見，亦復如是。

兵所以衛民，於此土反爲民害，真不祥之物也。力田今樂府有梳篦謠曰。

東家抱兒竄

西家挈婦奔

賊來猶可活

兵來愁殺人

况聞府帖下

大調土司兵

此物貪且殘

千里無居民

掠人持作羹

析屋持作薪

莫言少爲貴

國威嘗見輕

無功害尙小

有功憂更深

問誰作俑者

必有林中丞

蕭條夔子國

城郭爲荆榛

賊如梳

兵如篳

羅猶來

更如剗

保寧賊未除

霸州賊又熾

買馬須快劍須利

從今作賊無反計

讀之令人扼腕撫膺。

十二月望日行抵摩梨山，古寺黃梅，歲云暮矣。翌晨遇智周禪師於竈下，相對無言，但笑耳。師與余同受海雲大戒，工近體，俱幽憶怨斷之音。寺壁有迦留陀夷尊者畫相，是章侯真跡。

張娟娟偶於席上書絕句云：

維摩居士太昌狂

天女何來散妙香

自笑禪心如枯木

花枝相伴也無妨

娟娟語余：『是敬安和尚作。』余曰：『和尚一時興致之語，非學吞針羅什。』敬安和尚卽寄禪有八指頭陀集。

黃仲則『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是想少情多人語。

泰西學子曰：『西人以智性識物，東人以感情悟物。』

山寺中北風甚烈，讀放翁集，淚痕滿紙，令人心惻。最愛其：

衣上征塵雜酒痕

遠遊無處不銷魂

此身合是詩人未

細雨騎驢入劍門

一絕。嘗作劍門圖懸壁間，翌日被香客竊去。

十一月十七日病臥祇垣精舍，仁山老檀越爲余言秦淮馬湘蘭證果事甚詳。近人但優作

裙帶中語，而不知彼姝生天成佛也。

南雷有言：『人而不甘寂寞，何事不可爲？』「籠雞有食湯刀近，野鶴無糧天地寬」二語，特爲今之名士痛下針砭耳。

蘇格蘭雪特君爲余言：『歐人有禮儀之接吻 (Conventional Kiss) 有情愛之接吻 (Emotional Kiss) 』

舊約全書，在紀元前四百五十八年及四百五十年間伊薩羅氏所輯，千四百八十八年意大利始刊行希布羅經典全集。

瑪哈默德本麥加產，少時家貧，傭於嫠婦開池育家。開氏敬其爲人正直無私，遂嫁之，因而得廣交游，至埃及、敘利亞等地，受猶太、基督兩教感化，歸而隱退山中，住心觀淨，至四十歲始下

山，自立一教，曰「于思蘭」「于思蘭」者，此云「隨順」。倡宇宙一神論，著可蘭經典。

春序將謝，細雨廉纖，展誦裴輪集：『What is wealth, as it to me, may pass in an hour,』即少陵『富貴於我如浮雲』句也。『Comprehended for, without transformation, Men become wolves on any slight occasion.』即靖節『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句也。『Ashose who dote on odours pluck the flowers, and place them on their breast, but place to die.』即李嘉祐『花間昔日黃鸝囀，妾向青樓已生怨，花落黃鸝不復來，妾老君心亦應變』句也。末二截詞直怨深，十方同感。

金堡祝髮後，住吾粵丹霞寺，著有偏行堂集，臨清詩等。昔余行脚至紅梅驛破寺龜傍，見手鈔澹歸和尚詩詞三卷，心竊愛之，想是行客暫爲寄存，余不敢攜去。猶記其貽吳梅村一律，大義凜然，想見其爲人矣，詩曰：

十郡名賢請自思

座中若個是男兒

鼎湖難挽龍髯日

駕水爭持牛耳時

哭盡冬青徒有淚

歌殘凝碧竟無詩

故陵麥飯誰澆取

嬴待空堂酒滿卮

讀此，當日名賢，可知也已。

朱舜水墓，在日本茨城縣久慈郡瑞龍山上。舜水沒數年，有張斐者，慕舜水高義，追蹤而至，爲文以祭之。斐字非文，著有莽蒼園文藁。水藩梓以行世，後太炎重爲排比，始得流轉中土。今日人已將舜水全集刊行，所謂飲水思源者也。憶舜水五古一首云：

九州如瓦解

忠信苟儉生

受詔蒙塵際

晦迹到東瀛

回天謀未就

長星夜夜明

單身寄孤島

抱節比田橫

已聞鼎命革

西望獨吞聲

其當日眷懷君國之志，鬱而不申，可哀也已。

日人稱人曰「某樣」，猶「某君」也。此音本西藏語，日人不知也。

相傳達磨至震旦，初入南海，有士人捧四書進。達磨不識華文，但以鼻嗅之，旋曰：「亦誠善哉，直是非而已。」

余嘗託晦聞倩如居士刊石印一方，文曰：「我本將心向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燕君謂我結習未忘。燕君者，通州沈一梅，方正之士也，肄業美國惠斯康新大學。

海園，湘南曹氏子，天賦詩才，不幸短命。十四歲工豔體，有仙氣，非壽徵。十九歲牧牛村外，失足溺死。余僅憶其「滴翠滿身彈竹露，落紅雙屐印苔泥」，「樂譜暗翻金縷曲，食單親檢水晶糖」數句而已。

日本「尺八」狀類中土洞簫，聞傳自金人。其曲有名春雨、陰深、淒惘。余春雨絕句云：

春雨樓頭尺八簫

何時歸看浙江湖

芒鞋破鉢無人識

踏過櫻花第幾橋

趙百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習江南陸軍小學時，百先爲新軍第三標標統，始與相識。余歎爲將才也。每次過從，必命兵士攜壺購板鴨黃酒。百先豪於飲，余亦雄於食。旣醉，則按劍高歌於風吹細柳之下，或相與馳騁於龍蹠虎踞之間，至樂也。別後作畫，倩劉三爲題定菴絕句贈之曰：

絕域從軍計惘然

東南幽恨滿詞箋

一簫一劍平生意

負盡狂名十五年

梵語「比多」云父，「莽多」云母，「婆羅多」云兄弟，「先帝羅」云石女，「末陀」云蒲桃酒，「摩利迦」云次第花，以及東印度人呼水曰「鬱特」，與英吉利音義並同之語甚多。拉丁出自希

臘，希臘導源於「散斯克烈多」(Sanskrit)，非虛語也。

劉三工詩善飲，余東居，畫文姬圖寄之，病禪爲余題飛卿句云：「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劉三以六言三章見答，其一云：

白頭天山蘇武

紅淚洛水文姬

喜汝玉關深入

將安闕此胡兒

其二云：

東瀛吹簫乞者

笠子壓到眉梢

記得臨觴嗚咽

忽忽三日魂銷

其三云：

支那音非秦轉

先見婆羅多詩

和尚而定國號

國無人焉可知

又貽余絕句云：

早歲耽禪見性真

江山故宅獨愴神

擔經忽作圖南計

白馬投荒第二人

時余有印度之行也。

英吉利語與華言音義並同者甚衆。康奈爾大學教授某君欲彙而成書，余亦記得數言以獻，如：「費」曰「Fee」，「訴」曰「Sue」，「拖」曰「Tow」，「理性」曰「Reason」，「路」曰「Road」，「時辰」曰「Season」，「絲」曰「Silk」，「爸爸」曰「Papa」，「爹爹」曰「Daddy」，「媽媽」曰「Mamma」，「簿」曰「Book」，「香」曰「Scent」，「聖」曰「Saint」，「君」曰「King」，「蜜」曰「Mead」，「麥」曰「Malt」，「蘋果」曰「Mango」，「禍」曰「Woe」，「先時」曰「Since」，「皮」曰「Peel」，「鹿」曰「Roe」，「誇」曰「Luack」，「諾」曰「Nod」，「禮」曰「Bice」，「賄」曰「Pay」而外，雞鳴犬吠，均屬諧聲，無論矣。

張憲崖山行云：

三宮銜壁國步絕

燭天炎火隨風滅

問關海道續螢光

力戰崖山猶一決

余恆誦之。曩作崖山奇石壁圖，太炎爲錄陳元孝詩曰：

山木蕭蕭風更吹

兩崖雲雨至今悲

一聲杜宇啼荒殿

十載愁人拜古祠

海水有門分上下

江山無地限華夷

停舟我亦艱難日

愧向蒼苔讀舊碑

風人之旨，令人黯然。

崇正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易服出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友」字詢之。測字者問：「何事？」曰：「國事。」測字者曰：「不佳，反賊早出頭矣。」急改口曰：「非此「友」字，乃「有」字。」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改口曰：「非也，申酉之「酉」耳。」曰：「愈不佳，天子爲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脚矣。」內臣咋舌而還。